

青春话题

当剑桥大学美臀大赛、泰国大学人妖选美大赛横空出世时,有人笑说国内高校动辄搞辩论赛、卡拉OK大赛,这也太落伍了。事实上,国内高校也有这种看似无厘头的校园比赛,虽然听起来不如挑战杯、数学建模大赛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,但这些门槛低、趣味性强的比赛,似乎颇受大学生的青睐。

下一站,趣味赛

■本报记者 温才妃

如果说本科生对待校园比赛全情投入,研究生三分热度,博士生没有抱负,那么趣味赛就是打破这一界限的“搅局者”。在各类趣味赛中,笑得最响、玩得兴致最高的人从来没有学历之分。

小纸桥托起大男生

一张小板凳上码放一摞硬币,看起来再正常不过;但是,如果把小板凳缩小10倍,再换成纸质材料,同时把一摞硬币放大10倍,看起来还会“和谐”吗?

这厢还在担忧“小纸桥”是否会垮塌的问题,那厢已有一名体重约120斤的男生站到了另一个“小纸桥”上。“没有倒,据说能承重100多公斤呢。”台下的观众不禁捏了一把汗。

这一个一个貌似小纸桥的作品,有着自己的名字——纸桥。

在北京化工大学举办的纸桥承重大赛现场,14支北京高校参赛队比得“残酷而冷峻”。“就像举重比赛承受最大的重量,每组队员都希望砝码加到‘桥’塌了为止。”大赛评委说。

据介绍,比赛规则是使用20张A4打印纸,通过裁剪、折叠制作成所需形状,仅限使用普通胶水连接各个部分,然后在纸桥上添加重量,5秒内纸桥未塌视为有效承重。换句话说,桥塌时或前一次的砝码重量就是最终的成绩。

北化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郑秀英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,由于比赛门槛低、趣味性强,附近院校的文科生也慕名参加,还有一些学生不只参加了一届比赛。“但要想在比赛中获得名次,还是得回到技术上来。”

北化理学院贾佑权、信息学院彭旭、化学工程学院吴凌3位本科生就是第二次参加该比赛。大一他们初次参赛,成绩并不理想。一个多月前,一张宣传单再次让他们“战火重燃”。

然而,要让纸桥承受上百斤的重量不摇晃,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。纸桥易前倾后倒,有一天贾佑权看到站立的书页,突然想起上课时老师提到“三角形最稳定”。于是,他和队友迅速修改“桥墩”,用书页状的“桥墩”代替了原来的长方体“桥墩”,解决了前后倾问题。

不久,又有了新问题。纸桥最初的目标重量瞄准50公斤,可是压到40公斤就塌了。沮丧之余,他们想到用实心纸卷代替空心纸卷,加强桥的承重力。可卷纸也是个技术活,一卷纸容易散开。一次吴凌啃着北化西门外的玉米,“何不用



北京化工大学同学现场展示纸桥承重。

蒋学超摄

玉米签子卷纸?”——卷纸难题就这样被克服了。

而对于彭旭,此次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,教会他更多的是做事的责任。“第一次参赛提交的作品草草了事;而这次倾注了很多心血,让我领会到认真做一件事的魅力。”

打雪仗,南方学生好high

“各就各位,预备……”哨声一响,雪球在间隔5米的场地上纷飞,稍为动作迟缓者,就可能成为下一个雪球击中的目标;可是一味地躲闪,也可能不留神越出场地。如果出现上述情况,即被淘汰出局。

这是吉林大学举办的打雪仗比赛。据比赛组织者之一吉大体育学院研究生汤瑞廷介绍,每队5名队员,其中至少1名女队员。每队只能使用一筐雪,第1分钟制雪球,后4分钟打雪仗。在规定时间内,未被击中、未出界的人数为有效人数,有效人数多的队伍获胜。

公布比赛消息当天,恰逢长春连降了3天大雪。主办方并未作过任何宣传,可一颗按捺不住

的心将消息公布在了人人网,继而传到微博,引起媒体关注。吉大要举办打雪仗比赛的消息,就这样传遍了校园。也因此,参赛队伍达到50支,成为历年之最。

吉大社会学博士生朱颖是慕名参赛者之一。她来自江苏盐城,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踩过鞋面的雪。在她眼中,北方人的打雪仗就是一场真人版的CS(网络游戏“反恐精英”),只不过场景换成了雪地,枪换成了雪球。“一些男生的雪球搓得跟脸一般大,好在这么大的雪球从不碰女生。”

最终,朱颖所在的队伍拿到了第5名。可转眼间,“战友”变成了“敌人”,几个男生把她埋进了雪里,只露出脑袋。“一开始有点害怕,后来觉得很好玩。爬起来之后,和几个同学继续埋别人。”

比赛中,最快结束的一场“战役”仅为时20多秒,一方还没站稳脚,另一方就以5比0完胜。最后的冠军队也没有逃脱被埋的命运。

然而,在北方学生眼里,“打雪仗办得这么有规矩,这还是第一次”。汤瑞廷笑道,打雪仗是一项结合柔道、散打、相扑于一身的运动,但是在赛场上,有时间限制、人数配比,还有同学们的鼓

励。例如,比赛中有两队“娘子军”,只要她们一上场,所有的人都停下打闹,为她们加油呐喊。

比赛结束后,北方的学生仍觉得意犹未尽,场下三五成群玩起了“埋人”。而在朱颖看来,“打雪仗让南方学生更能找到校园的归属感。若干年回想母校,打雪仗比赛也会立刻浮现”。

三行情书,工科男也有春天

“初见时,天已青/再见时,天欲雪/而此生,便是等你到光风霁月。”“从来不洗脸不漱口就去吃早饭/那天你说你要来/我洗了两块九毛七的澡”……

双11光棍节,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情书第三季开赛,比赛沿袭了一贯的形式,依然是“三行情书”。

北师大文学院本科生李雅告诉记者,“三行情书”来源于日本汉字协会为推广汉字教育而发起的一项诗歌体裁,以某事物为主题,要求作者以60字以内,排列成三句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。“三行情书的参赛难度并不大。”李雅说,每年比赛消息一经发出,学生们就在网络上的消息页面用三行体“盖楼”。“虽然只是打油诗形式的三行体,但足见同学们的喜爱之情。”

事实上,三行情书在国内部分高校已经流行过一阵子,浙江大学、厦门大学都有类似的比赛。

在浙江大学数学系研究生黄骅看来,三行情书让理工科学生也有春天。“在信息短平快的时代,让情书回归校园的最好方法莫过于用简单、熟悉的语言表现文字的节奏。而且,即使一贯被认为文笔不佳的理工科学生,也能写出出彩的情书。”

他举例,“96/24/64”看到这样一组数字,多数人不明就里。可如果把数字对应到手机按键上,多数人能敲出“我爱你”三个字。还有人用括号、数字、加减号写了一组三行情书,没有括号的0代表空格,数字是英文字母的排列,括号里加减所形成的数字是英文字母排列,破译出来的意思是I love little fat fat.Love means care and support.(我爱小胖。爱即关心与支持。)

此外,把三行情书放入比赛的形式中,还有一项特殊的“福利”。李雅表示,比赛不仅有奖品奖励,还可以帮助活动参与者免费派送手写情书。

“一些男生、女生不好意思向暗恋对象表白,但是有了免费派送三行情书,以及身边同学的参与,他们也会变得胆大起来。”

正如黄骅所说:“有了如此精妙的创意,妹子离我们还会远吗?”

叩开世界大赛胜利之门

■本报通讯员 徐晓雯

“当中大的名字回荡在整个报告厅时,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,整个人仿佛要飞了起来。”谈起获奖时的情景,中山大学团队顾问、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蒋帅记忆犹新。

近日,合成生物学顶尖赛事——国际基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全球总决赛(iGEM, 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)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落下帷幕,中山大学SYSU-Software队问鼎软件类全球最高奖项——最佳软件项目奖,并斩获总决赛金牌。另一支代表队SYSU-China队夺得最佳网页奖,并取得了全球第三名的好成绩。

iGEM赛场显中大风采

两支中大代表队由软件队与实验队组成。以生命科学学院为主导,涵盖了逸仙学院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、软件学院、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、传播与设计学院等的参赛队员,个个堪称学院的“大神”级人物。

以SYSU-Software命名的软件队针对“如何处理复杂的生物系统及作出准确的模拟预测,从而自动化设计和构建人工生物”这一挑战性技术问题,开发了一个软件系统CAST Designer(Computer Aided Symbio Tool)。

据该队指导老师杨建华介绍,这一软件系统的核心是基因通路设计,它可以快速处理海量数据,进行计算机自动化理顺调控,用方程式预测出实验下一步的可能性结果并对正误作出判断,从而帮助科研人员减少实验时间,提高实验效率。

另一支队伍——实验队SYSU-China,它的项目则是以合成生物学思路为基础,研究出“诱导多能干细胞抗癌系统”。当检测到新生细胞中有不符合要求的细胞或癌细胞时,系统装置将自主启动,将癌变细胞及时“杀死”。SYSU-China队打算先在裸鼠身上验证“抗癌系统”是否能够抑制活体肿瘤的发生,并将其实验范围逐渐扩大到动物的肺、肝、肾等组织。

在实验队SYSU-China参与比赛的过程中,出现了一支小插曲。一名中途进组的队员在报名时忘记填写年龄,导致系统默认其超过了24岁,使得原本由本科生组成的队伍“误入”研

究生组。尽管如此,这支队伍最终还是获得了研究生组全球第三名的好成绩。

“按照研究生的标准也能得到国际认可,可见我们还是很有实力的。”虽然有些许遗憾,但蒋帅的语气中却带着一份自豪。

敏于行,讷于言

学术研究需要经过反复验证才能得出结果,为了拿到精准的数据,高强度的脑力与体力劳动在所难免。在准备阶段,SYSU-Software队的同学们经常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2点,任务进行到中途,也有同学因情绪影响到了工作。

“面对这种情况,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,大家便默默地替那名队员完成了他的工作,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支持吧。”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0级学生郭捷昕认为,所在团队的最大特点就是“敏于行,讷于言”。

而SYSU-China队在5月至7月间遇到了实验中最艰难的部分。当时整个项目进行到了细胞培养放置检测阶段,因为一些问题导致实验数据始终达不到理想的要求,致使有一段时间小组的气氛非常压抑。

“我们在决赛汇报的时候形容这段时期为nightmare(噩梦),场下所有的队伍都报以会心一笑,显然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。”蒋帅说。

作为团队的顾问,蒋帅还曾有过一周内连续40多个小时观察实验数据,通宵5天制作网页的经历,尽管非常辛苦,他也常会笑着说:“经常待在实验室的人都知道‘实验不等人’,需要人去适应实验,而我就是最好的证明。”

国际视野就此打开

对于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1级学生李健弘来说,此行还有一项意外收获,那就是得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Gil Alterovitz的赏识,并参与他的疾病预测多学科交叉项目。

而在文化思维方面,一些来自欧洲的参赛队伍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不同于大多数重视比赛结果的国内高校代表队,这些金发碧眼的年轻人似乎是抱着享受过程的心态参与其中,甚至在赛前申请奖项时把银奖当作最终目标。看到他们在如愿以偿之后大声欢呼,中大参赛队员们也不禁被这种注重积累经验的乐观精神所感染。

谈到未来的发展方向,SYSU-Software队的成员都有所规划。在生命科学学院2012级学生李家劲眼中,纽约作为国际性大都市,对他有着很大的吸引力。而风景如画的城市——波士顿则给郭捷昕留下了深刻印象,灵动的花草、摇曳的树木让他至今念念不忘。“如果未来有机会,还是希望能多出去见识一下。”

教学楼里的“艺术家”

■本报通讯员 游玉增

有农民画家的味道。他是自学成才,真不容易”。

艺术学院许雯老师常在三号教学楼上艺术设计课,在她眼中,“大伯是手边有什么就画什么,在专业上叫临摹、写生,他的画的线条特别好”。在三号楼上课,许雯喜欢和大伯聊天,“大伯身体不好,曾动过大手术,但依旧对画很执着,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”

其实,季大伯不仅喜欢画,他拿手的还有三弦琴。偶尔,碰到学生不上课时,季大伯会拨动它,清雅的音乐顿时在三号楼楼梯里弥漫。

除了这些,季大伯还应老师的邀请,在宁大学生拍摄的《再青春——记夕阳下的青春路》里担任角色,该作品还参加了浙江省大学生多媒体设计竞赛。“听说要拿一等奖了。”季大伯乐呵呵地说,“据说还刻了碟片,有老师见了,我还打趣说我上电视了。”

“知心大伯”:就是喜欢这帮孩子

季大伯有两个儿子,一个女儿。目前他和爱人在宁大三号楼工作,两个儿子都在宁波工作。孩子们每年的收入并不低,季大伯夫妇其实“不差钱”。“愿意在宁大工作是因为我们喜欢大学里的环境,喜欢这帮孩子。”

三号楼设有宁大的考研教室,每天有学生进进出出。季大伯夫妇和这栋楼里的很多师生都成了“亲人”。

“经常在楼里上课的许老师,还给我买了一身衬衣呢。”季大伯扯着身上的衣服说道,他也怀念那些毕业离开的学生,学生毕业后,还经常给季大伯打电话,寄东西。

有一位来自甘肃的国防生张宗涛,让季大伯夫妇念念不忘。张宗涛因为家里穷几年没有回家,假期也留在宁波打工。有一次为了给家里



绘画中的季大伯

寄东西,他舍不得去邮局买纸箱,就从季大伯这儿拿了一个。相熟之后,夫妇俩觉得这孩子不容易,一直帮助他。“张宗涛这孩子的女朋友也是我们介绍的呢。”季大伯说,“现在他在海南当兵,据说已经当了领导的秘书,还是经常和我们联系。”

有一次,季大伯听到一个女生在三号楼外哭。他便拿了一个苹果给她,询问之后得知女生失恋了,便一直开导她。他们从此成了“知心朋友”,忘年交,“现在这个女孩已经毕业生小孩了,我们还有联系。”季大伯说。

宁大毕业生龚燕飞曾在三号楼里复习功课,她和季大伯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在电话里她激动地说,毕业离校时季大伯夫妇还做饭为她饯行,“季大伯夫妇对我就像家人一样”。

除了三号楼里的卫生和安全,三号楼旁的自行车棚也是季大伯的“辖区”。季大伯总是把车棚管理得整整齐齐,就连保卫处的老师都夸他管理得最好。每次看到学生匆匆忙忙上课,把车子随便乱丢,季大伯都会出去把车子摆放整齐。一些学生粗心大意忘了上锁,季大伯就自己拿锁把它锁上,保证自行车不丢失。

明年,季大伯就要退休了。但对于宁大,对于“这帮孩子”,他恋恋不舍,即便离开,他与宁大的故事也永远没有结束。

学子情怀

年末,又是祝福纷飞时。拿着一摞花花绿绿的明信片,我坐下来。

第一张,给高中的班主任,一位严苛的女老师。我害怕她的眼神,眼睛和眼镜一样闪着凌厉的光,能洞察我们心里歪门邪道的小心思。然后,就是课后一对一的私聊,谁都别想蒙混过关。但是在我摇摆不定的时候,又会在课堂上主动捕捉她的目光,这会让我不再心慌,直面问题不逃避。对她,我既敬畏又需要。

她喜欢上了大学的学生给她寄所在高校的明信片。于是,每年的这个时候,我也会非常守时地写一张给她。被她“瞪”过“盯”过的学生有多少,或许她收到的明信片就会有多少。我们是幸福的,她也是。

除了惯例的新年祝福,还有几句简单的近况汇报。出于空间有限的考虑,我甚至还和去年一样打完草稿才往明信片上誊。这让我想起了当年有字数限制的语文主观题,和她素来严谨的课堂,我似乎一直是她严加管束下的学生,突然觉得很好笑。

当然,我也不会忘记我的家人。给妈妈寄上一张,写单位的地址。我喜欢妈妈开心的样子,也会去满足她的小小虚荣和自豪。当然也不能漏了老爸,他容易吃醋。每次打电话回家如果不如和他说话,他会有失落感。我会告诉老爸,我是多么想念他精湛的厨艺。虽然,在电话里,在网上,和家人之间我们都沟通了好多遍,但是,我还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将祝福送达。

接着是从小玩到大的死党,以及初中的同学们。我们有着共同被对方记录的懵懵懂懂和少年轻狂。在相互的注视中慢慢长大,然后就像《那些花儿》里唱的那样,各自奔天涯。在人人网上,看到曾经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,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合影,或是曾经的假小子变成了矜持的大姑娘,或是有了男女朋友等等,不免让我在兴奋之余有些失落,但是我起码知道他们都过得很好。QQ、微博上偶尔说上几句话,遇到困难时会在深夜里通电话,这就足够了。

写给他们的明信片,就用惯常的嘻嘻哈哈的语气,感谢那些有你们的日子。来北京一定记得找我,我们还会像从前那样,说好了大家疯玩一场。

舍友回来了,她说:“在写明信片哟?”但是何止是在写明信片。

前面是一叠厚厚的明信片,手里拿着笔,笔尖流畅恣肆,在光滑的纸上留下代表美好的长短句。然后,我想象着他们收到的样子。(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)

明信片

李怡